



海天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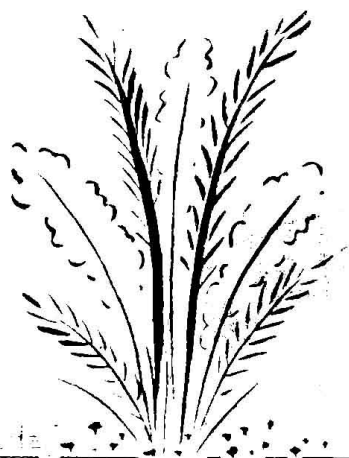
唐弢著

新華書店出版

新鐘創作叢刊

海天集

唐 弢 著



新鐘書局出版

新鍾創作叢刊

第一輯

第十一冊

海天集

1936. 5. 30. 初版

1 ——— 15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精裝每冊實價

著者 唐弢

發行人 李雄

上海三馬路同安里

新鍾書局

發行所

上海三馬路同安里

新鍾印刷所

印刷者

前記

去年五月，我寫推背集前記的時候，曾經說明了自己替那集子命名的理由，是因為：正和李淳風一樣，我也時時覺得有人在推着我的背脊，制止我寫雜文，這才編訂起來，想從此告一個結束的。但編成以後，有些刊物的編輯先生們，却並不肯饒恕我，凡是徵文徵到我的時候，總是註定了要雜文，真的，我恐怕也的確只能寫一點雜文，我不能擺脫這命運。

及到今年五月，推背集才得和讀者見面，牠躲在書店里，整整的過了一年。在這一年里，我居然又寫了許多雜文，而且居然又到了編訂成集的時候了。這些東西，將把我塑成一個怎樣的人物呢？我實在不敢預想。

挨着日子的先後，一天一天編下去，這回是不再分類，或另加什麼題目了。至于和別人糾纏的文章，却仍舊放在後面，算是附錄或備考。但前回有幾句案語，這次却没有，這並非存心忠厚，或者學會了宰相的肚皮，倒是急于編就，自己貪懶的緣故。

不過有些事情，要想弄巧，却真會反而成拙的。書既排好，書店老闆使伸出手來，向我討序文，不錯，出一本書，序文是頂好有一篇的，牠能夠補充書里的意見，能夠增加讀者對於作者的了解，也實在好得很。但倘想把自己寫書里文章的經過說明一下，却少不得又要筆出那些糾纏來。這可比做案語還要難。

但我還是想貪懶，只揀記得的說一說。

恐怕是前年了吧，人間世半月刊出過一期辜鴻銘特輯，林語堂先生在不爲齋隨筆里，說辜鴻銘的蠻子骨氣，是江浙人所不大懂的，我當時很不以爲然。但事情一過去，漸漸地忘却了，後來在天津大公報上看到胡適之先生的文章，這才又記了起來，寫了一篇「從辜鴻銘的蠻勁說起」的文章，投給自由談，發表不久，就在一家朋友週刊上，看

到了一個小文豪的偶語：

有唐弢先生者，師魯迅翁筆法，于「自由談」寫雜文成名，久矣未讀此君大作，今日又于「自由談」見面，私心竊爲喜幸。然一讀大文，却令人失望。

因胡適先生述辜鴻銘的「蠻勁」，不知是不是偶然碰着了此君的傷疤，此君大發牢騷，說江浙人亦有「蠻勁」，辜鴻銘算做什麼東西。古往今來的各地人士，有壞人也有好人，這是真不算一回事，又何必力爭江浙有好人。江浙的好人多得很，豈止他所舉的那幾個，如今被他這麼一說，江浙的好人反而少了，我想魯迅翁看了，一定喟然而嘆曰：無謂。

廿四·八·廿七·社會日報·文藝第四期。

這位小文豪實在糊塗得很，他不知道我的這篇文章，是專爲答復林語堂先生而寫的。而且，爲了要說明什麼是三，我才舉了個例，說四減一，五減二都是三，但他却又提出異議了，他說：「你爲什麼不說七減四，二加一呢？照你這樣說法，只有四減一，五

減二是三，別的都不可再是三了。」

這邏輯實在妙得很。

以後倘有人要舉例，頂好舉盡天下所有的例，否則，我們的小文豪是仍舊不免要「失望」的。

其次，是和周劭先生的一點糾纏。周先生曾經寫給我好幾封信，我本想一併收在這本書里，但他再三寫信來反對，好的，不登也罷，但我却還想說幾句。

當周先生的「張繼詩」在言林發表後，我也寫了一篇「舊事重提」，言林的編者就轉來了周先生的第一封信，信里說他的那篇文章，是因爲遊了寒山寺，這才寫的，「叨在鄉誼，何必如此！」他要我「休矣」了。我當時回信給他說：「只要世人不造謠生事，我有何不可休處！」我的所以說造謠生事，並非無因的，就在那個時候，有一家小報的「文藝報道」上，報出了如下的消息：

周劭在「言林」發表「張繼詩」，因有風子（唐弢）在同一刊物挑撥。按周唐

兩人，半年前亦因「詩話」問題在「自由談」「青光」互相對壘。當此非常時期，文人尙以一字一句而論爭，未免太可笑了！

廿四·十二·廿三·時代日報。

這結論很對很對。但奇怪的是：竟把挑撥的罪狀放在我的頭上。只要看看我們的文章的先後，就可以明白這消息的倒因為果，是在替誰說話了。而且，和這可以同時參考的，還有民話上的懷一先生的文章：

……本月廿三日言林里風子的「軍人詩」說：「櫻桃一籃子，半紅復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贇。」說是安祿山作的，但據我知道，這首有名的「櫻桃詩」，實在是史思明作的。安與史都是唐人，而且並稱「安史之亂」，也許容易掉（調）錯，但這首詩很有名，而且有些歷史。因為章太炎先生爲白話詩的問題，嘗引過這詩的。不知風子先生怎樣會弄錯？是否有所謂古本可據乎？

這一件事，我在書里已經聲明，這裡不再多說了。但聰敏的讀者，是會明白我所以

說可以參看的理由的。

周先生以後又給我四封信，他最後的態度是極好的，因為他說自己已經明白從前「藐視現實」，「沈湎于個人主義」，「迷戀于尸骸」的錯誤，此後要研究新興文學，要趨向積極。偉大的現實使他覺醒過來了。Congratulations！

還有一點不能漏下，就是關於「維民所止」的問題，這事情我是得諸傳聞的，後來看了幾本近人所編的清史，也都這麼說，這大概終不見得是根據「某武俠小說」的吧！但可惜不知其出處。據某先生告訴我，父老傳聞：東華錄初名維止錄，取「維氏所止」的意思，因為這兩個字割了雍正的頭，將興大獄，乃急改名東華錄。這可算是另一傳聞。

我在「論胡中藻詩獄」一文里所用的兩個殺字，的確用得不是很妥當，查嗣庭是病死獄中的，沈德潛是被戮尸。特在這裏聲明。

這個集子里的文章，大都是去年三月後寫的。有兩篇是舊作，本來應該收在推背集

里，現在就放在「推背集前記」的後面。

年青的時候，因為鄉居近海，每當苦悶，常常跑到海濱去，我神往于這遼遠，闊大的海水。自從投荒到都市以後，我就只能看看天，但幸而也還是遼遠，闊大的，我從海和天得到了不少安慰。

這幾年來，我又在文字裏去找尋安慰，但我還是企望着海，企望着天，企望着遼遠闊大的生活。

一九三六·五·二十日·唐弢記于上海寓次。

海天集目次

趣味·····	一
從此蓋棺定論·····	四
「天討」·····	一一
前後三十年·····	一四
消閑·····	一八
【備考】詩話（周劭）·····	二八
名教道緒·····	三二
「今文八弊」補·····	三四

看到想到·····	三七
鄉愁·····	四〇
批評與罵·····	四四
論逃世·····	四七
辟虫夜談·····	五一
消暑閑話·····	五五
【備考】論詩尙曲（周劭）·····	五九
新秋雜感·····	六三
別字和正字·····	六六
遊戲文章·····	七〇
偶感·····	七三
從辜鴻銘的蠻勁說起·····	七七

文壇·畫壇·····	八一
推背集前記·····	八四
雜談禮教·····	九〇
新愁·····	九三
親善種種·····	九七
名的糾紛·····	一〇〇
關於「同名」·····	一〇四
花瓶文學·····	一〇八
讀史有感·····	一一二
吃茶文學論補略·····	一一五
遊園感言·····	一二〇
與陳子展先生論蠻勁書·····	一二三

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印象記……………一二六

喜雨和苦雨……………一三〇

舊事重提……………一三五

張繼詩……………一三八

聲東擊四五篇……………一四〇

歌哭……………一四九

寒山子詩……………一五二

泛論個人主義……………一五五

論咬文嚼字……………一六〇

關於通俗化……………一六五

讀餘書雜十二篇……………一六九

元旦試筆……………一九一

論非常時·····	一九四
論胡中藻詩獄·····	二〇〇
論文藝商業化·····	二〇六
再論文藝商業化·····	二一一

趣味

昇曙夢批評安特列夫說：「把過去二十年間安特列夫的作品一看，除出極少數外，是都觸著社會問題的。」又說：「撇開社會而想理解安特列夫，和撇開火而講究烟一樣。」

這話非常確切。

雖然安特列夫曾經用悲觀消極的眼光估計過一切，然而他的作品大都不曾離開社會，却是磨不去的事實。這樣一個通俗文學家，其作品的不爲一般人所理解，乃是必然的事。

一切聯繫著社會問題的現實的描寫，在一般人看來，是無甚趣味的。

他們完全爲尋開心而看小說，而弄文學，所以注意點就集中在趣味上。他們的趣味是：才子佳人的悲歡離合，達官貴眷的奇行怪癖，生著三只腳的孩子，活到二百六十歲的和尚，鶯花老六的一笑，歌舞皇后的大腿，鼻孔裏吐出一道白光，追著殺人的俠客，以及怪誕的血案，離奇的風俗等等，這些都使他們覺得有趣，好玩。

此所以野人記要出到十本，而柯南道爾也終於能夠擁有廣大的讀衆。

不過倘把上述這種趣味移植到比較嚴正的所謂純文學裏來，那結果，我看是不會好的，會使讀者無心去找尋文章的正意。如果抽去了毒質呢，那就也抽去了一般人們的趣味。

剩下的仍舊只有不能得到廣大讀衆的純文學。

所以，比較嚴正的所謂純文學裏也需要多多地加入趣味去，這是千準萬確，毫無問題的。然而要抽去毒質，而仍舊保留著趣味，卻是一件困難的工作，至少在我們這個社會裏是如此的。